

影视观察



《三国第一部：争洛阳》海报。

国漫扎堆，谁将引爆暑期档

吴学安

动画电影历来是暑期档最为活跃的市场变量，2026年暑期档更是迎来中外动画全面对垒、国风作品集中爆发的盛况。今年整个档期近百部影片扎堆上映，动画赛道形成清晰的双线竞争格局：一边是成熟海外合家欢IP持续收割亲子市场，另一边是扎堆取材中华传统文化的国产动画集体亮相。《三国第一部：争洛阳》《八仙！》《大圣崛起》《大唐妖探》《去你的岛》接连定档，搭配《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》《玩具总动员5》《小黄人与大怪兽》等海外知名IP，覆盖低龄儿童、青年观众、成年历史爱好者全年龄段，为不同圈层观众提供多元观影选择。

纵观近年国产动画创作，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。从《白蛇》系列对民间传说的细腻描摹，到《深海》对粒子水墨的大胆尝试，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愈发娴熟。《大圣归来》《哪吒》等现象级作品，印证了经典IP深厚的受众基础。

放到2026年暑期档，这份文化认同感成为多部国漫的核心宣传抓手。追光动画《长安三万里》原班团队打造的《三国第一部：争洛阳》还未正式公映便凭点映口碑受捧。影片跳出大众熟知的赤壁、官渡桥段，将叙事落点放在汉室倾颓、群雄初起的洛阳乱世，考究详实的汉代服饰、宫城、甲冑搭配宏大权谋叙事，精准戳中历史爱好者对正统国史史诗的期待，这正是传统文化自带的天然吸引力。

然而，仅仅借用传统神话、历史故事的“外壳”是远远不够的。仅靠顶尖动画技术叠加经典IP的浅层模式，早已难以满足日益成熟、追求精神共鸣的观众。国产动画要真正站稳国内市场，建立独属于自身的行业壁垒，必须从简单复述古籍故事，转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。

优秀的改编，不应是对古籍故事的原样搬用，而应发挥动画的想象力，回应现代人的困惑。例如《长安三万里》之所以动人，不仅在于还原了大唐风貌，更在于透过李白、高适等人的际遇，探讨了理想与现实、才情与命运的命题，令千年诗章与当下观众共鸣。这种将传统活化、赋予其现代人格与情感逻辑的努力，正是国产动画区别于西方动画的独特魅力，也是2026年暑期档多部国风动画努力探索的创作方向。

今年暑期档，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便有许多，且每部作品都试图跳出固有叙事套路，对经典文本进行现代化重构。《八仙！》用年轻化、解构式的喜剧风格，把中国经典神话中的“八仙”拍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；《大圣崛起》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五百年后，探讨在层层束缚下，一个灵魂如何为“做自己”而战；《大唐妖探》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索的故事，喜剧、悬疑、东方奇幻元素叠加，也被视为暑期档的种子选手。但具体表现如何，期待市场在口碑与票房的双重检验中给出答案。

暑期档不仅是票房的竞技场，更是创作理念的试金石。海外成熟IP依靠标准化合家欢叙事稳定收割市场，而国产动画手握五千年传统文化这座富矿，更应减少对传统的表层消费，增进对精神内核的挖掘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拍出有筋骨、有温度的作品，而不只是几张漂亮的壁纸。

艺苑杂谈

让城市“入戏”

从《还看今朝》看城市文化叙事的转型

荆莹莹 张峰毓

6月26日至28日，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。本届大会开幕式打破传统歌舞晚会模式，推出舞台情境展演《还看今朝》，以戏剧叙事作为开幕式的总体艺术形态。

城市形象的对外输出往往容易陷入“风光片”或“成就展”的窠臼。无论是旅游推介会还是大型晚会，多借鉴大型综艺晚会的创作模式，以歌舞、器乐、诗朗诵、情景歌舞等节目作为主体，罗列当地的历史名人、山水景观与建设成就。

这几年，文旅演艺创作理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随着游客从观光旅游转向文化体验，观众不再满足于看见一座城市的表象，更希望读懂一座城市的性格。因此，越来越多的文旅演艺开始借鉴戏剧艺术的创作方法，通过完整的人物关系、戏剧情境和故事结构，将地域文化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舞台叙事。

无论是《长恨歌》借爱情叙事重构盛唐意象，“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”以戏剧空间建构中原文明记忆，还是各地不断兴起的沉浸式演艺、城市漫游剧场，都是通过人物、故事和情境建立观众与城市之间的情感联系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舞台情境展演《还看今朝》选择戏剧作为整体结构，将湘潭的历史文脉、革命传统、工业精神和时代发展融入一个连续推进的舞台叙事之中，试图从“展示城市”走向“讲述城市”，从“观看演出”走向“体验故事”。



《还看今朝》演出现场。

通讯员 摄

搭乘“青春号”，“入戏”历史深处

《还看今朝》没有把湘潭的历史文化、红色资源和工业传统等做简单罗列，而是以戏剧叙事作为整场演出的基本结构，将湘潭百余年的历史文脉、革命精神、工业传统与当代创新发展，组织成一条具有连续性和递进性的叙事链条，为观众讲述了一部关于湘潭的“成长剧”。

作品采用了“当代青年进入历史”的叙事方式。三位大学生与AI数字人“潭宝”“阿莲”组成贯穿全剧的观察视角和行动线索。从大学生拍摄Vlog来到湘潭，到乘坐“青春号”列车穿越不同历史时空，再到不断追问“为什么而拼”“为什么选择湘潭”，观众也随之进入湘潭的历史深处。这样的处理，有效拉近了红色题材与当代观众之间的距离。

“青春号”列车不仅是舞台机械装置，更是戏剧结构的“脊梁”。它串联起“问苍茫”“数风流”“看今朝”三个篇章。列车每一次驶向新的站点，都是人物认知的一次深化，也是湘潭城

市精神的一次展开。这种线性叙事将原本散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。三个站点共同构成一条由思想觉醒、精神传承到时代创造的精神轨迹。

城市叙事的难点在于如何将宏大的历史命题具象化。《还看今朝》最出彩的设计，是以具体人物构成城市精神。湘潭之所以能够成为湘潭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具体的人。《围炉夜话》一场，将毛泽东一家人的命运置于戏剧中心，以兄妹之间关于离家、求学、革命的家庭对话，呈现共产主义信仰形成的过程。艾爱国的故事则围绕一次焊接失败展开戏剧冲突，从技术攻关受挫，到深夜反思，再到重新试验获得成功，呈现了一位普通产业工人成长为大国工匠的精神历程。

由此，不同时代的个体选择为观众拼凑起城市品格。革命者的理想、工人的坚守、科学家的探索，这些人物的弧光，共同构成了城市坚韧不拔的性格底色。

跨越百年，找到青春共鸣的频率

红色文化是湘潭辨识度最高的文化标识，也是《还看今朝》贯穿始终的精神底色。不同于传统红色展演偏重史料陈列、理念宣讲的表达方式，《还看今朝》把“青春”设为贯穿百年的情感主线，搭建起跨越百年的古今对话通道，让红色文化走出历史、走进当下、直抵人心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还看今朝》并没有将“青春”仅仅理解为年龄意义上的年少朝气，而是把它建构为一种家国情怀与奋斗姿态。

剧中的青年毛泽东、毛泽建、杨开慧、毛泽覃等革命者，面对民族危亡、家庭变故和人生选择时，所表现出的理想主义、责任感和牺牲精神，与今天大学生面对创业、就业和人生方向时的困惑形成呼应。这让厚重的红色文化更贴合当代青年的现实思考。剧中反复追问的

“为什么而拼”“什么值得坚持”“什么样的人生才有价值”，其实既是当代青年的问题，也是历史人物用生命和行动回答过的问题。

与此同时，作品还通过工业建设、科技创新和青年创业等内容，不断延展“青春”的时代内涵，串联起多领域的奋斗者。从艾爱国攻克焊接技术难关，到万步炎深耕深海装备研发，再到当代大学生重新思考创业就业方向，救国、产业报国、科技强国，不同时代的奋斗内核一脉相承。

Vlog拍摄、AI数字形象、时空剧场这些年轻化表达，不单是为贴合市场审美刻意改造，更是新时代文化传播的优质载体。借助年轻人熟悉的表达媒介，地域历史走出典籍展馆，持续和当下受众对话，让地方文化保有长久鲜活的生命力。

用新媒介，让技术给故事“加分”

《还看今朝》将湘潭视为一个不断生成城市精神的文化空间。从湖湘文脉、革命传统，到工业文明、科技创新，再到青年创业，这些看似分散的内容，在人物行动和戏剧情境中被重新组织，最终形成了一种关于“青春、奋斗与创造”的精神叙事。这不但为湖南本土大型活动展演提供参考，也为城市叙事转型提供了发展思路。

创作内核要更加注重新叙事思维。城市文旅展演的最终目的，是传递地域整体气质。无论采用舞台情境剧、音乐剧，还是沉浸式演艺，都需要建立统一的戏剧行动、清晰的人物关系和持续递进的情感逻辑，使音乐、舞蹈、影像、表演等不同艺术门类共同服务于整体叙事。零散的文化碎片才能凝聚成整体，跳出堆砌式展示的创作局限。

城市IP的塑造更多依靠人物叙事。一方水土的风骨，终究沉淀在世代生活于此的人身上。历史人物、普通劳动者、青年创业者、科技工作者等，都可以成为城市精神的具体承载

者。相比单纯展示景观和资源，通过人物命运讲述城市故事，更容易打动受众，夯实大众对一座城市的情感认同。

技术创新应始终服务于戏剧叙事。《还看今朝》中，“潭宝”“阿莲”数字人以及多媒体时空转换，并没有喧宾夺主地成为单纯的技术展示，而是较好地嵌入了整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之中。技术在这里成为戏剧表达的延伸。这种让技术服从叙事、让创新服务主题的处理方式，体现出当前文旅演艺逐渐走向成熟的艺术自觉。

作为一次新的艺术尝试，《还看今朝》或许在人物刻画细腻度上仍有精进空间，但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。

当戏剧成为城市讲述自我的语言，当每一个普通人成为城市故事的主角，城市便成为一个拥有灵魂、能够呼吸、可以与受众产生精神共振的生命体。这或许正是城市文化动人的样子。

湘江艺话

小暑神清夏日长

徐新

“候忽温风至，因循小暑来。”季节在骄阳的不断催逼下，大步流星地迈进了小暑时节，滚滚热浪肆意地把大地围裹了起来。

七月初的小暑，正是万物蓬勃生长、欣欣向荣之时。到处绿荫浓浓，花开遍地，庄稼郁郁葱葱，天空变得湛蓝湛蓝，阳光显得特别清亮。田野里一片丰收景象，苞谷飘动着各色美髯，纺锤状的玉米棒子日渐丰盈；早稻在忙着灌浆，棉花也不示弱，抢着结铃。

庭院里瓜果飘香。丝瓜、苦瓜、黄瓜等在绿叶掩映的木架里，晃悠悠地打着秋千；嫩嫩的豆荚挂满了竹架；西瓜、甜瓜躲在叶子下悄悄吸收养分，酝酿着满腹香甜。而那些花草草沐浴着阳光，也在田野肆意开放，葵花、荷花、蜀葵、木槿，还有田野间一些

不知名的野花草，都在争奇斗艳。辽阔大地上的成熟气息扑面而来，让人感到踏实和满足。清代袁景澜的《田家夏日》描绘了农人在海暑中辛勤劳作的情景：“满树凉露树烟青，早作田家望晓星……寄语官仓莫浪徵。”

面对小暑的酷热，古人各有避暑的好方法。唐代诗人孟浩然傍晚开窗散发纳凉，有诗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云：“山光忽西落，池月渐东上……中宵劳梦想。”宋人秦观在《纳凉》则写道：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在柳荫里支起胡床，焦躁的心情在莲花幽香中逐渐安定了下来。

宋人晁补之笔下的避暑之法却是如此惬意，“一碗分来百越春，玉溪小暑却宜人。红尘它

日同回首，能赋堂中偶坐身。”他躲到气候凉爽的玉溪与友人烹茶、分茶，别有一番滋味。若把这般惬意落在画上，便是南宋那幅《槐荫消夏图》：高士坦腹卧于槐荫下，手执纨扇半垂，童子傍立添香，蝉声大约是从帘外传进来的。

旧时文人逢节气多有“写匾”“书帖”的习惯。逢小暑、大暑，取洒金笺、冷金宣，书“小暑”“清夏”“消夏”，或抄写消暑诗句、节气短帖，墨于书斋、贴于壁间，以书帖静心，写字宁神，墨气生凉。

“薰风温解引新凉，小暑神清夏日长。”小暑，拉开了盛夏的帷幕，让人们辛勤汗水挥洒得淋漓尽致，让人们的奋斗激情一次次绽放，也让人们将丰收的梦想绘成了一幅幅绚丽的画卷。

好戏连台

改编自冯骥才同名小说集的话剧《俗世奇人》，近期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。话剧将小说中散落民国天津卫的奇人，通过虚构的炮打灯酒馆老板娘关二姐串联起来，不仅展示了人物本事绝、性格奇，也生动呈现了“奇”字背后的地域文化。

关二姐的饰演者刘敏涛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这些人是从生活中长出来的。”人物身上的时代印记，在剧中表现为独门绝活。像正骨大夫苏七块“先拿七块银元才动手”的规矩、华大夫只认牙不认脸的下意识、刷子李练出身上绝无“白点”的本事、泥人张随手搓泥就能复刻人像等等。这些顶级手艺正是环境逼迫人物做出的选择。

“有能耐的活出彩，没能耐的活受罪，奇人皆是时代市井土壤长出来的人物。”冯骥才在其自序里点明孕育奇人的时代土壤。这些底层人物只能靠自己的绝活维护尊严、守住底气。像泥人张回击海张五、刷子李严苛自律、酒婆酗酒麻醉，其实都是为生活所迫。粉刷、捏泥、正骨、拔牙、唱戏、贩酒……这些市井职业，是奇人凭顶尖手艺扎根现实土壤的依靠。

而暂时让他们脱离冷峻现实的地方，便是炮打灯酒馆。在话剧开头，不同行业的酒客来到酒馆，一边喝着掺了水的假酒，一边私议关二姐十年未孕的缘由，传言是她和丈夫往酒中掺水折损了福气。这些酒客明知是掺水，却还乐此不疲，图的自然是关二姐口中的“情绪出口”。关二姐说：“我开这酒馆，并不是为了赚几个钱，而是给大伙儿一个可以聊天说地的地方。”这句话带着她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温情。

刘敏涛对关二姐的塑造尤为出彩。她时而泼辣爽利，招呼酒客时眉飞色舞；时而沉郁，独坐柜台前眉间凝着化不开的愁绪。尤其是酒婆亡故后的那场独白，她声音从压抑到嘶哑，最后仰天质问“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”，眼眶含泪却强忍未落，将关二姐的侠骨柔肠与命运的无力感交织得淋漓尽致。其他“奇人”演员亦各具神采：刷子李刷墙时身段如舞，每一刷都带着匠人的骄傲；泥人张随手一捏，人物神态便跃然掌上；酒婆醉步踉跄，唱腔凄婉，令人心碎。正是这些鲜活的角色，让炮打灯酒馆真正成了俗世奇人的精神栖息地。

关二姐作为串联整部戏剧的关键人物，守着炮打灯酒馆，见证奇人们的独门绝活，甚至卷入旁人命运纠葛，推动戏剧情节发展。比如剧中的酒婆曾是红极一时的优伶，因痴恋关二姐已婚的兄长，间接酿成对方悲剧，此后酒婆永远活在愧疚与自责中。每到心上人忌日，酒婆都会来店寻一碗酒，关二姐对她又是又恨又怜。偏偏那一日，关二姐的丈夫良心发现，没往酒里掺水，这一碗真酒反倒让酒婆出门后遭遇车祸离世。

“老天爷，究竟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为什么行善反倒成了作孽？”关二姐的叩问，直戳俗世的荒诞真相。她得知干女儿玲儿与柱子相恋，遭到双方父母阻挠时，刻在天津人骨子里的侠义心肠驱使她鼓励二人私奔。“怕什么？你心意已决，何必惧怕旁人闲话！”这些掷地有声的话，既是说给玲儿听，也是说给观众听，外化她藏在心底十年的自己。每一次叩问，都是她与命运的对抗。哪怕拼尽全力，也要为这世道争一份她心中认定的公平。

为还原当年奇人汇聚天津卫码头的市井图景，舞台采用极简写意风格，将投影建筑影像与实体布景结合，可移动酒馆柜台、阁楼等装置复刻运河码头的烟火热闹。悬挂的各式招牌、屋内陈设，皆是旧时天津地域风貌的直观体现。灯光流转间，整座舞台宛如一幅流动的市井画卷。剧目依据天津传统“拴娃娃”民俗设计人偶“娃娃大哥”，这一人偶既是冷静旁观的全知叙事者，又能与关二姐直接对话，外化她藏在心底的万千心绪。这一新颖设计，既铺展本土民俗风情，也让关二姐的人物层次更为丰满。

话剧《俗世奇人》的改编整体十分成功，以关二姐为线索串联一众天津卫俗世奇人，这些人物的既是从时代土壤中“长出来”的，更是被岁月世道打磨雕刻而成。关二姐为底层众生搭建的精神“情绪出口”，也让话剧相较原著小说多了一层温热浓厚的人间烟火气。

关二姐与她的奇人们

刘月娥



话剧《俗世奇人》剧照。